

上

蒲松龄

原著

王

译注

时代文艺

社

文白对照聊斋志异



产配合
金海泰有限公司
金海泰有限公司
金海泰有限公司
TEL: 0136679745

(吉)新登字 05 号

文白对照聊斋志异 (上、下)

蒲松龄 原著
王 皎 译注

责任编辑: 牟玉清 邓淑杰

封面设计: 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1.375 印张 4 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950 000 字

长春市二道正茂印刷厂印刷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 5 000 册 定价: 33.00 元

目 录

考城隍	(1)
瞳人语	(4)
画 壁	(8)
山 魃	(13)
捉 狐	(15)
莽中怪	(17)
偷 桃	(19)
种 梨	(23)
劳山道士	(26)
斫 鳞	(31)
狐嫁女	(32)
娇 娜	(38)
狐 太	(50)
叶 生	(55)
成 仙	(63)
鹰虎神	(73)
王 成	(75)
青 凤	(85)
画 皮	(94)
贾 儿	(101)
陆 判	(108)
婴 宁	(119)

聂小倩·····	(134)
海公子·····	(146)
张老相公·····	(149)
凤阳土人·····	(151)
小官人·····	(156)
胡四姐·····	(158)
侠女·····	(164)
莲香·····	(173)
阿宝·····	(190)
张诚·····	(199)
吴令·····	(209)
口技·····	(211)
红玉·····	(214)
道士·····	(224)
黄九郎·····	(228)
连琐·····	(239)
单道士·····	(249)
夜叉国·····	(251)
老饕·····	(261)
连城·····	(266)
汪士秀·····	(274)
商三官·····	(278)
于江·····	(282)
庚娘·····	(284)
宫梦弼·····	(292)
雷曹·····	(303)
鸬鹚·····	(309)
阿霞·····	(311)

李司鉴	(317)
翩翩	(319)
青梅	(326)
罗刹海市	(340)
田七郎	(356)
公孙九娘	(366)
促织	(376)
狐谐	(385)
雨钱	(391)
驱怪	(393)
姊妹易嫁	(397)
续黄粱	(404)
小猎犬	(416)
辛十四娘	(419)
念秧	(435)
赵城虎	(452)
武技	(455)
小人	(458)
鸦头	(459)
封三娘	(469)
狐梦	(480)
农人	(487)
花姑子	(489)
武孝廉	(500)
西湖主	(506)
伍秋月	(518)
绿衣女	(526)
黎氏	(529)

荷花三娘子·····	(532)
骂 鸭·····	(539)
彭海秋·····	(541)
堪 舆·····	(550)
窦 氏·····	(553)
潞 令·····	(559)
云翠仙·····	(561)
大力将军·····	(570)
颜 氏·····	(581)
小 谢·····	(586)
细 侯·····	(598)
狼三则·····	(603)
乱离二则·····	(606)
菱 角·····	(609)
饿 鬼·····	(614)
考弊司·····	(617)
大 人·····	(623)

考 城 隍

予姊丈之祖，宋公讳^①焘，邑^②廩生^③。一日，病卧，见吏人持牒，牵白颠马来，云：“请赴试。”公言：“文宗^④未临，何遽得考？”吏不言，但敦促之。公力疾乘马从去。路甚生疏。至一城郭，如王者都。移时入府廨，宫室壮丽。上坐十余官，都不知何人，惟关壮缪^⑤可识。檐下设几、墩各二，先有一秀才坐其末，公便与连肩。几上各有笔札。俄题纸飞下。视之，八字云：“一人二人，有心无心。”二公文成，呈殿上。公文中有云：“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诸神传赞不已。召公上，谕曰：“河南缺一城隍，君称其职。”公方悟，顿首泣曰：“辱膺宠命，何敢多辞？但老母七旬，奉养无人，请得终其天年，惟听录用。”上一帝王像者，即命稽母寿籍。有长须吏，捧册翻阅一过，白：“有阳算九年。”共踌躇间，关帝曰：“不妨令张生摄篆九年，瓜代可也。”乃谓公：“应即赴任；今推仁孝之心，给假九年，及期当复相召。”又勉励秀才数语。二公稽首并下。秀才握手，送诸郊野，自言长山张某。以诗赠别，都忘其词。中有“有花有酒春常在，无烛无灯夜自明”之句。公既骑，乃别而去。及抵里，豁若梦寤。时卒已三日。母闻棺中呻吟，扶出，半日始能语。问之长山，果有张生，于是日死矣。后九年，母果卒。营葬既毕，浣濯入室而没。其岳家居城中西门内，忽见公楼膺^⑥朱轂，舆马甚众，登其堂，一拜而行。相共惊疑，不知其为神。奔讯乡中，则已歿矣。公有自记小传，惜乱后无存，此

其略耳。

①讳——封建社会对帝王将相或尊长，不能直接称呼名字，叫做避讳。死后如呼其名，必须在名前加讳字。 ②邑——县。蒲松龄是淄川人，《聊斋志异》中的许多故事取材于淄川县，所以邑字前面没有冠以地名的，大多系指淄川县。 ③廩生——即廩膳生员。明清两代由府、州、县按时发给银子和粮米，补助秀才的生活。能够领到补助的，叫廩膳生员。 ④文宗——即提学使。明清两代的提学使，主管一省的教育事业；举行考试时，是主考官。 ⑤壮缪——关羽死后的谥号。 ⑥镫膺——系在马腹上的镫花的金质勒带。

【译文】

我姐夫的祖父，姓宋名焘，是淄川县的廩生。一天，他因病躺着，看见一个公差，手持公文，牵一匹白脑门儿的骏马来，到跟前说：“请你去考试。”宋焘说：“主考官没到，怎么突然就可以考试呢？”公差不回答，只是恭恭敬敬地催他动身。他极力支撑着病体，乘马跟着公差去。路途很不熟悉。来到一座城里，象是帝王的京城。走了一会儿，进入一座官署，署内的宫殿雄伟而又华丽。大堂上坐着十几位官员，都不知道是些什么人，只能认识关公。廊檐下摆着两张矮桌和两个坐墩，先到的一个秀才坐在末位的坐墩上，宋焘就和他挨肩坐着。两张矮桌上都有笔墨纸张。

不一会儿，题纸迅速传下来。打开一看，上写八个大字：“一人二人，有心无心。”两个秀才的文章写成了，恭恭敬敬地送上大堂。宋焘的文章里有这样几句话：“有心行善的人，虽然做了好事，不应该受到奖赏；无心作恶的人，虽然做了坏事，也不应受到惩罚。”堂上的神人，互相传阅，赞不绝口。他们把宋焘召上大堂，告诉他说：“河南缺个城隍，你很适合这个职位。”宋焘这才明白过来，便伏地磕头，流着眼泪说：“承蒙给我这么光荣的使命，哪敢多推辞呢？只是母亲已七十岁了，无人供养。

请让我伺候到她寿终，一心无挂地来听候录用。”

堂上有个帝王样子的神人，当即叫人查他母亲的生死簿子。有个长胡子的官吏，捧着簿子翻阅了一遍，回报说：“还有九年阳寿。”神人们正在犹豫不决，关公说：“不妨叫张生去代理九年，到时候宋煮再去接替好了。”于是对宋煮说：“你本应马上到任；现在为表彰你的仁孝之心，给你九年假，到时候再召你。”说完，又对姓张的秀才勉励了几句。

两个秀才磕了头，一齐退出了大堂。张秀才拉着宋煮的手，一直送到郊外，自我介绍说是长山县的张某某。临别的时候，吟诗送行，诗被宋煮遗忘了，只记得其中有“有花有酒春常在，无烛无灯夜自明”两句。

宋煮跨上马，告别张生往回走。等回到家中，好象突然从梦中醒来。这时宋煮已经死去三天了。母亲听见棺材里有呻吟声，把他扶出来，过了半天才能说话。他询问长山的情况，果然有个姓张的秀才，就在他死的那一天也死了。

过了九年，母亲果然离开了人世。他安葬了母亲，洗了手脚，擦净身子，进屋也就去世了。他的岳父，家住县城的西门里，忽然看见他骑着高头骏马，马腹上系着雕花的金质勒带，马头上缀着鲜艳的红绸，后面跟着许多车马随从，进了厅堂，拜了一拜就走了。一家人都很惊异，不知他已经成了神。忙到乡下打听消息，才知宋煮已经去世了。

宋煮有一部自己撰写的小传，可惜经过动乱之后没有保存下来，这篇文章只是一个概略而已。

55

瞳 人 语

长安士方栋，颇有才名，而佻脱不持仪节。每陌上见游女，辄轻薄尾缀之。清明前一日，偶步郊郭。见一小车，朱葦绣幰；青衣数辈，款段以从。内一婢，乘小驷，容光绝美。稍稍近觐之，见车幔洞开，内坐二八女郎，红妆艳丽，尤生平所未睹。目眩神夺，瞻恋弗舍，或先或后，从驰数里。忽闻女郎呼婢近车侧，曰：“为我垂帘下。何处风狂儿郎，频来窥瞻！”婢乃下帘，怒顾生曰：“此芙蓉城七郎子新妇归宁，非同田舍娘子，放教秀才胡觑！”言已，掬撤土飏生。生眯目不可开。才一拭视，而车马已渺。惊疑而返。觉目终不快。倩人启睑拨视，则睛上生小翳；经宿益剧，泪簌簌不得止；翳渐大，数日厚如钱；右睛起旋螺，百药无效。懊闷欲绝，颇思自忏悔。闻《光明经》能解厄，持一卷，浼人教诵。初犹烦躁，久渐自安。旦晚无事，惟趺坐捻珠。持之一年，万缘俱净。忽闻左目中小语如蝇，曰：“黑漆似，叵耐杀人！”右目中应云：“可同小遨游，出此闷气。”渐觉两鼻中，蠕蠕作痒，似有物出，离孔而去。久之乃返，复自鼻入眶中。又言曰：“许时不窥园亭，珍珠兰遽枯瘁死！”生素喜香兰，园中多种植，日常自灌溉，自失明，久置不问。忽闻其言，遽问妻：“兰花何使憔悴死？”妻诘其所自知，因告之故。妻趋验之，花果槁矣。大异之。静匿房中以俟之，见有小人自生鼻内出，大不及豆，营营然竟出门去。渐远，遂迷所在。俄，连臂归，飞上面，如蜂螳之投穴者。如此二三日。又闻左

言曰：“隧道迂，还往甚非所便，不如自启门。”右应云：“我壁子厚，大不易。”左曰：“我试辟，得与而俱。”遂觉左眶内隐似抓裂。有顷，开视，豁见几物。喜告妻。妻审之，则脂膜破小窍，黑睛荧荧，才如劈椒。越一宿，幃尽消。细视，竟重瞳也。但右目旋螺如故，乃知两瞳人合居一眶矣。生虽一目眇，而较之双目者，殊更了了。由是益自检束，乡中称盛德焉。

异史氏^①曰：“乡有士人，偕二友于途，遥见少妇控驴出其前。戏而吟曰：‘有美人兮！’顾二友曰：‘驱之！’相与笑骋。俄追及，乃其子妇。心赧气丧，默不复语。友伪为不知也者，评鹭殊褒。士人忸怩，吃吃而言曰：‘此长男妇也。’各隐笑而罢。轻薄者往往自侮，良可笑也。至于眯目失明，又鬼神之惨报矣。芙蓉城主，不知何神，岂菩萨现身耶？然小郎君生辟门户，鬼神虽恶，亦何尝不许人自新哉。”

① 异史氏——蒲松龄的自称。蒲松龄在本书正文后面发表的议论，均属论赞体裁，但他认为不是正史，而是一些奇异的故事，所以自称异史氏。

【译文】

长安有个名叫方栋的读书人，很有才子的名声，但为人轻佻，不遵守礼节。每次在田间小路上遇见游春的少女，就轻薄地而后边尾随着。

清明的前一天，他偶然走到城外，看见一辆小车，挂着朱红的车帘，围着绣花的车幔；有几名仆从，骑着骏马，缓慢地跟在后边。其中有个小丫鬟，骑着一匹小马，容貌美极了。他稍微往前凑凑，偷眼一看，只见车幔洞开，里面坐着一位年轻女子，浓妆打扮，艳丽非常，真是平生没有见过的。他眼花缭乱，神魂颠倒，不眨眼地望着，不想离开，一会儿在车前，一会儿在车后，跟了好几里路。忽听那女子招呼丫鬟到跟前说：

“给我放下车帘。哪来这么个风狂小子，一次又一次的偷看！”丫鬟给地放下车帘，生气地瞪着方栋说：“这是芙蓉城七公子的新媳妇回娘家，可不是乡下女子，随便让秀才偷看的！”说完，从车道沟里捧起一把土，扬了方栋一脸。

方栋迷了眼睛，睁不开来。连忙擦拭，睁眼一看，车马已经无影无踪了。他又惊又疑地回到家里，觉得眼睛总是不舒服。请人扒开眼皮一看，原来眼球上长了一层小翳；过了一夜，越发严重了，眼泪簌簌地往下流，止也止不住；翳越长越大，几天工夫就厚得象铜钱；右眼球上起了一个旋螺，怎么医治也不见效。他懊恼悔恨，愁闷得要死，很想补救自己的过错。听说《光明经》能够解救灾难，就拿了一卷，请人教他诵读。开始的时候仍然很烦躁，时间长了，也就逐渐安定了。一天到晚无事可做，只是盘腿打坐，捻着佛珠念经。坚持了一年，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忽听左眼里有蝇子似的声音，说：“黑漆似的，难受死了！”右眼里应声说：“可以一同出去玩一会儿，出出这口闷气。”渐渐觉得两个鼻孔之中，蠕动着痒酥酥的，好象有东西爬出，离开鼻孔走了。过了很长时间才返回来，仍从鼻孔钻进眼眶里。他们又说话了：“好长时间不看园亭，珍珠兰就枯干死了！”

方栋一向喜爱芳香的兰花，在园亭里栽种了很多，日常亲自浇灌；自从失明以后，长时间无心过问。忽然听到瞳人的议论，就问妻子：“怎么让兰花枯死了？”妻子问他怎么知道的，他把听来的情况说了一遍。妻子跑去一看，兰花果然枯萎了。感到很惊奇。她悄悄地藏在屋里等候着，看见有两个小人从丈夫的鼻孔里爬出来，还没有豆粒大，转来转去，竟然跑出房门。越走越远，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过了一会儿，两个小人互相搀着胳膊跑回来，飞上丈夫的脸颊，好象投穴的蜜蜂和蚂蚁，钻进了鼻孔。连续两三天，都是这个样子。

方栋又听左眼里说：“坠道弯弯曲曲的，进出很不方便，不

如自己开个门。”右眼里应声说：“我的墙壁太厚，开门很不容易。”左眼里说：“我开辟一下试试，辟开以后，和你住到一起。”方栋就觉得左眼眶里隐隐好象有个东西在抓挠着，撕裂着。不一会儿，睁开眼睛一看，竟然看见了桌子和其它的东西。他高兴地告诉妻子。妻子一看，在脂膜上裂开一个小窟窿，出了亮晶晶的黑眼珠儿，象刚刚劈裂的椒粒。过了一宿，翳全部消失了。仔细一看，居然是两个瞳人，而右眼的旋螺，还是老样子，这才知道两个瞳人在一个眼眶里合居了。方栋虽然瞎了一只眼睛，但是比起从前有两个眼睛的时候，看得更清楚。从此以后，更加检点约束自己，乡亲们都赞扬他的好品德。

异史氏说：“乡下有个老书生，和两个朋友一同走在路上，远远望见一个少妇骑着驴子，走在他们前面，就用戏谑的口气吟了一句：‘前面有美人啊！’又看着两个朋友说，‘快跑，追上她！’互相调笑着往前奔跑。不一会儿就追上了，原来是他儿子媳妇。于是羞愧难当，垂头丧气，默默地不再说话了。两个朋友假装不知道，还评头品足，说得很下流。老书生怏怏了半天，才半吞半吐地说：‘这是我大儿子媳妇。’两个朋友暗笑着也就罢了。轻薄的人，常常自己侮辱自己，实在是可笑。至于迷了眼睛，双目失明，更是鬼神的无情报复了。芙蓉城的主人，不知是位什么神仙，难道是菩萨现身吗？但是眼睛里的小瞳人，硬是劈开一个小门，鬼神虽然凶恶，又何尝不许人们改过自新呢。”

画 壁

江西孟龙潭，与朱孝廉^①客都中。偶涉一兰若，殿宇禅舍^②，俱不甚弘敞，惟一老僧挂搭其中。见客入，肃衣出迓，导与随喜。殿中塑志公^③像。两壁图绘精妙，人物如生。东壁画散花天女^④，内一垂髻者，拈花微笑，樱唇欲动，眼波将流。朱注目久，不觉神摇意夺，恍然凝想。身忽飘飘，如驾云雾，已到壁上。见殿阁重重，非复人世。一老僧说法座上，偏袒绕视者甚众。朱亦杂立其中。少间，似有人暗牵其裾。回顾，则垂髻儿，輒然竟去。履即从之。过曲栏，入一小舍，朱次且不敢前。女回首，举手中花，遥遥作招状，乃趋之。舍内寂无人；遽拥之，亦不甚拒，遂与狎好。既而闭户去，嘱勿咳。夜乃复至，如此二日。女伴觉之，共搜得生，戏谓女曰：“腹内小郎已许大，尚发蓬蓬学处子耶？”共捧簪珥，促令上髻^⑤。女含羞不语。一女曰：“妹妹姊姊，吾等勿久住，恐人不欢。”群笑而去。生视女，髻云高簇，髻凤低垂，比垂髻时尤艳绝也。四顾无人，渐入猥褻，兰麝熏心，乐方未艾。忽闻吉莫靴^⑥铿铿甚厉，縲锁锵然；旋有纷嚣腾辨之声。女惊起，与生窃窥，则见一金甲使者^⑦，黑面如漆，绾锁挈槌，众女环绕之。使者曰：“全未？”答言：“已全。”使者曰：“如有藏匿下界人，即共出首，勿贻伊戚。”又同声音：“无。”使者反身鹞顾，似将搜匿。女大惧，面如死灰。张皇谓朱曰：“可急匿榻下。”乃启壁上小扉，猝遁去。朱伏，不敢少

息。俄闻靴声至房内，复出。未几，烦喧渐远，心稍安；然户外辄有往来语论者。朱踟躇既久，觉耳际蝉鸣，目中火出，景状殆不可忍。惟静听以待女归，竟不复忆身之何自来也。时孟龙潭在殿中，转瞬不见朱，疑以问僧。僧笑曰：“往听说法去矣。”问：“何处？”曰：“不远。”少时，以指弹壁而呼曰：“朱檀越何久游不归？”旋见壁间画有朱像，倾耳伫立，若有所察。僧又呼曰：“游侣久待矣。”遂飘忽自壁而下，灰心木立，目瞪足栗。孟大骇，从谷问之，盖方伏榻下，闻叩声如雷，故出房窥听也。共视拈花人，螺髻翹然，不复垂髻矣。朱惊拜老僧，而问其故。僧笑曰：“幻由人生，贫道何能解。”朱气结而不扬，孟心骇而无主。即起，历阶而出。

异史氏曰：“幻由人生，此言类有道者。人有淫心，是生褻境；人有褻心，是生怖境。菩萨点化愚蒙，千幻并作，皆人心所自动耳。老婆心切，惜不闻其言下大悟，披发入山也。”

①孝廉——举人的别称。 ②禅舍——也叫禅房，和尚居住的房屋。

③志公——对宝志和尚的尊称。宝志是南北朝宋、齐时的和尚，信徒很多。

④散花天女——佛教传说的女神。佛教神话：诸佛菩萨传经讲道的时候，散花天女把花散在他们身上，考验他们的道心，道心不坚定的，花就留在身上，落不下去。

⑤上髻——封建社会少女即将结婚时，要把披垂的头发梳上去，叫做“上髻”，也叫“上头”。 ⑥吉莫靴——皮靴。 ⑦金甲使者——身穿黄金

衣甲，负有一定使命的神仙。

【译文】

江西有个名叫孟龙潭的人，和一个姓朱的举人客居在城里。他们偶然走进一座寺庙，寺庙的殿宇禅房都不太宽敞，只有一个老和尚寄居在里面。老和尚看见客人进来，便整整衣服，恭恭敬敬地出来迎接，领着他们在庙里游览。

佛殿里塑着志公的泥像。两边的墙壁上画着精美的壁画，画

面上的人物栩栩如生。东壁上画着散花天女，上面有个披着头发的少女，捻着花儿微笑着，樱桃小口象要说话的样子，眼光也象水波似的流盼着。朱举人不错眼地看了很长时间，不觉神魂颠倒，恍恍惚惚，想入非非。身子忽然轻飘飘地飞了起来，象是腾云驾雾，已经飞到墙壁上去了。只见殿阁重重，不再是人间的环境。有一个老和尚坐在坛上讲经说法，还有许多穿着袒露一只胳膊的袈裟的和尚，围在四周听着看着。朱举人也混杂在他们当中站着。不久，好象有人暗中拉他的袖子。回头一看，却是那个披着头发的少女，对他粲然一笑，竟自头前走了。朱举人立即迈步跟了上去。

走过一段弯弯曲曲的栏杆，进了一所小房子，朱举人徘徊不敢上前。少女回过头来，举起手中的花儿，远远地作出招呼的样子，他才奔了过去。房子里寂静无人；朱举人急忙拥抱她，她也不太拒绝，于是就相好了。

事后，少女关上房门走时，嘱咐他不要咳嗽。晚上又回到身边，连续两天都是这个样子。女伴儿们发现了这个秘密，一齐把朱举人搜了出来，跟少女开玩笑说：“肚子里的小孩儿已经好大了，还蓬散着头发学处女呀？”大伙儿捧着簪环耳坠，催促她上髻，把披垂的头发梳成发髻。她含着羞涩的微笑不说话。上髻以后，有个女伴儿说：“姐妹们，我们不要久坐了，恐怕人家不高兴。”大家笑着走了。

朱举人看看少女，发髻好象一簇乌云，高高地盘结在头顶上，发形象一只凤凰，松蓬蓬地低垂着，比起头发披垂着的时候，更加艳丽动人。看看四下无人，二人又慢慢地亲昵到了一起，兰麝的芳香熏入肺腑。正在他们快乐的时候，忽然听到铿铿的皮靴声愈来愈响，铁锁链也锵锵响起来；紧接着，又有纷乱喧哗、争争吵吵的声音。少女惊讶地爬起来，和朱举人一起往外偷看，只见一个金甲使者，面黑如漆，胳膊上挎着铁锁，手

里拿着铁锤。一群女子把他围在中间。

金甲使者问道：“全到了吗？”众女子回答说：“已经全到了。”金甲使者说：“如果有人藏匿下界人，大家要告发，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众女子又同声说：“没有。”金甲使者转过身子，瞪着两眼，像鹰似的四处扫视，好象就要搜查藏匿的人。

少女吓坏了，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惊慌失措地对朱举人说：“你可快快藏到床底下去。”说完就掀开墙壁上的小门，急急忙忙地逃遁了。

朱举人趴在床下，不敢喘大气。不一会儿，听见铿铿的靴声进了屋里，又出去了。又过了不长时间，纷乱的声音逐渐远去了，心里才稍微安定下来；可是门外总有来来往说的说话声。他胆战心惊地趴在床下，时间长了，觉得耳朵里吱儿吱儿地鸣叫，眼睛里直冒火星，受活罪的景况几乎不能忍受，只得静静地听着，等候少女回到身边，竟然不曾想到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这个时候，孟龙潭在大殿里，转眼不见了朱举人，心里很疑惑，就问老和尚。老和尚笑笑说：“他是听人讲经说法去了。”孟龙潭又问：“在什么地方？”老和尚说：“不远。”过了一会儿，老和尚用手指弹着墙壁招呼说：“朱施主，怎么游了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呀？”立即看见墙壁上出现了朱举人的画像，侧着耳朵站着，好象是在聆听什么动静。老和尚又招呼说：“游伴儿等你很长时间了。”他就轻飘飘地从墙壁上下来，意志消沉，呆呆地站在地上，痴瞪着眼睛，两条腿软得发抖。

孟龙潭大吃一惊，耐心地问他，原来他刚才正趴在床底下，听到雷鸣般的敲击声，所以出了房门来听听。一同看壁画上的捻花少女，头上翘着螺髻，不再是披垂着头发的少女了。

朱举人惊讶地拜问老和尚，询问这是什么缘故。老和尚笑笑说：“幻境是由人的心里产生的，贫道怎能知道呢。”朱举人